

峥嵘岁月丛书

我歌唱延安

何其芳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 WO GECHANG YAN'AN



峥嵘岁月丛书

我歌唱延安

何其芳 著
刘允高 选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包云鸠

峥嵘岁月丛书

我歌唱延安

何其芳 著

刘允高 编

出 版: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发行部(合肥市桐城路145号)

邮政编码:230061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25

字 数:17万

版 次: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36-2070-4/G·2606

定 价:11.2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言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数十年，无数革命者用汗水、热血、青春、生命，用信念、情操、意志、智慧书写出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历史华章。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增添了无尽的前进动力。所幸的是，峥嵘岁月里诞生的以及后来追忆峥嵘岁月的散文为历史存照。老一辈在这里缅怀峥嵘往昔；新一代在这里认同光荣历史。我们荟萃这批散文精品编成“峥嵘岁月”丛书正企望达到这一目的。

入选作品大多直接产生于戎马倥偬和艰苦斗争之间，也有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特殊情境的触动而写成。它们的作者有文化工作者，有专业作家，有政治家、军事家，有普通战士，有革命前驱，有年轻的后来人。所辑各人作品篇章多寡不一，有单人专集，也有多人合集。就总体上说，作为摄取中华民族

心灵图影的一卷珍贵底片，它们以“有意味的形式”，浓缩了数十年来我国人民战胜苦难、走向胜利的进程中丰富美好的精神世界，特别体现了秉赋着无产阶级革命论和美学理想的几代革命者的磊落胸襟、高尚情操和优雅情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

阅读这批散文，现代革命一幕幕雄伟的场面，鲜为人知的一个个激动人心、情趣盎然的生活片断和细节，抚今追昔不尽的感慨与沉思，令我们格外神往。作品中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赤诚的心灵袒露，使我们在绚丽辉煌的阳光中受到了一次次洗礼，一次次震撼。此其中，共产党人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豪情壮志；正确处理个人、集团、阶级和民族利益的关系，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革命事业的博大胸怀；革命者在复杂、险恶环境中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和一腔正气两袖清风的高风亮节；发扬革命传统和民族优良传统，继往开来的历史主义情怀；热血青年一心向往革命、苦苦探索人生道路的执着与热忱以及对友谊和爱情的忠贞……这一切无疑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它们对于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幸福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大有助益。读者当会获得深刻的思想启迪和崇高、优美的审美感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

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①显然，这套丛书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意趣，正是切合这一要求的。

我国散文传统深厚，源远流长，和诗歌一起，长期为文学正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散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②。鲁迅、朱自清、冰心、郁达夫、林语堂等，都以各自的心血和创作为创建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异彩纷呈之中，感慨悲歌，关注民族苦难，忧及国计民生，成为现代散文的主调。及至三四十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剧烈，这个主调也便极大地强化着，虽有民族苦难之下的哀吟叹息，以及希望通过对“性灵”、“闲适”的提倡以求得逃脱的一路，但和广大人民群众共通着命运的革命的战斗情怀，却是散文中的时代最强音。全国解放以后，主调散文尤其受到推重，虽然屡遭曲折，终不能熄灭其光辉。新时期的散文园地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百卉齐开，自有难得的进步。但也有人为主调散文生出鄙视，以为它“情感单调”，“不真实”，“不美”，特别是在品茗聊天的闲适散文和宣泄牢骚的情绪散文形成倾向的时候，这类论调颇有一些市场。

这套“峥嵘岁月”丛书无疑属于三四十年代以来创作的主调散文。现代中国革命及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到战略决策、历史风云、时代变迁，小到长征路上的一堆篝火、狱中斗争的一纸遗书、恋人赠送的一支钢笔，无不作者所调遣。记、忆、悼、颂，或综合于一体，或各有侧重，或于叙述中抒情议论，或直抒胸臆，或于微观中见大千世界，或以一个系列展示并剖析重大事件，都能随情赋形，自成佳构。它们有的汪洋恣肆，大气磅礴，有的简约精妙，情思超拔，有的平实朴素，意趣深厚，有的质朴雄浑，寄寓高远，如此等等。它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虽然主调散文中出现过莠草，但主调散文并不单调，它是思情融会的多声部组合，内容、形式、风格多姿多彩。它不仅不排斥而且注重散文的审美功能，尤其致力于真善美的统一，它使美丰富了，升华了，获得充实饱满的时代内涵。它当然不排斥其他类型的散文创作，更不要求一花独放，但是在现当代文学史和散文园地中，它自有其不能替代的意义和不可磨灭的价值。

当然，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并不是要与时下的

某些浮浪文风争一时之长短，而是出于我们的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用优秀作品鼓舞人，并以此显示主调散文的真实风采。艺术精品的典范性是不可抗拒的。它的问世，将与那些在金钱至上主义面前献媚取宠，在西化思潮中忘乎所以，以及玩世不恭消极颓废的作品，构成尖锐对比，使各自本质显露，也可能会使那些平庸作品的某些作者在相形见绌之下生出反省，以图自我的完善和文风的新变。倘若如此，那也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

这套丛书有《母亲的回忆》、《生命的颂歌》、《永恒的春天》三本多人合集，和《大地山河》、《窑洞风景》、《小米的回忆》、《我歌唱延安》、《平原的觉醒》五本个人专集。原打算还有一些个人专集出版，但因为发排在即，编选者一时难以收全资料，怕影响了质量，故暂付阙如。故有些作家的作品虽广为流传，本丛书也未及单行编选。所有不尽之意，望能得到前辈作家和读者的谅解。丛书得到了张爱萍将军的热情支持，为之题写书名，还得到了许多作家、评论家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致以敬意和谢忱。

主 编

1996年5月

导 言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何其芳同志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散文家，亦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他更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优秀战士。纵观他服从党的安排的一生及所留下的作品，他的这一特色尤为明显。

何其芳 1912 年 2 月 5 日诞生在四川省万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初名何永芳。何其芳这一名字是他在万县中学读书时，一位国文老师出于爱才，将何永芳更改一字为何其芳，并有欲将其女儿许配给何其芳之意。何其芳当时无意考虑儿女私情之类事情，终以接受老师的改名而表示对老师的深深谢意和敬意。

何其芳是这一封建地主家庭的长子。根据封建家庭重男轻女的生活准则，何其芳在他们的家族中是占有一种特殊地位的。他们企盼他能熟读诗文，以便将来出入仕林，光宗耀祖。何其芳从三岁开始背千家诗。可以说，在六岁之前，他的性格基本上是自由发展的，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既有祖父母的溺爱和庇护，又有母亲的温暖，严父的威胁没有直接降临到他

的头上。

何其芳从六岁上私塾开始就不得不受到封建意识、礼教和宗法制度的约束和桎梏，接受着枯燥呆板的传统教育。作为这个封建家庭的主持者、卫道者——他的父亲，贪婪、吝啬、守旧。对待他父亲的暴政，何其芳开始是畏惧、反感，渐渐地学会了自发的逃避、消极的反抗，进而发展到后来自觉地抗拒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前程和婚事；乃至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彻底背叛了他父亲的那个阶级。

十四岁的何其芳怀着对新环境的渴求，来到万县中学（现为万县一中）读书，“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①在万县读书时，他接触了新文学，接受了白话文；阅读了冰心、闻一多的作品；也阅读了泰龙和安徒生的作品。并且开始用“其芳”的笔名发表作品。其后因万县闹学潮而受到牵连，被学校开除了。他转而又到重庆治平中学读书。再后来，父亲劝他到北平上学，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和方敬等同学一起去上海进了中国公学预科。在上海读书的一段时间里，先后写作并发表了一些散文与诗，并且广泛涉猎了许多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

1930年夏，何其芳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北

^① 见何其芳散文《还乡杂记》

大和清华。他想学好外语，“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世界文学的宝库”，而选择了清华大学。后又因为他在上海应考时，假报高中毕业，被特别重视资历、学历的清华当局开除了。

1931年，通过曹葆华等人的帮助和联系，北大在查验了何其芳报考北大的入学考试成绩后，承认了他在上海的录取成绩。这样，何其芳就于这年的秋天正式进北大哲学系读书。对此，他在《〈还乡杂记〉代序》中有过这样一段自述：“我在大学里读着哲学，又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为我当初只想作为了解欧洲文化的基础必须明了西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演变，不曾顾及我自己的兴趣。”尽管上哲学系对何其芳来说是不称心的事，但却为他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小天地。在寂寞的心境中，他看书、写作……。

这一时期的何其芳，由于特殊的环境和生活对他产生了复杂的、双重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封建家庭和旧私塾的桎梏形成的他早熟的孤独和忧郁，把他禁锢得紧紧的。另一方面，在新的学校里与环境中又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学，使得他形成了爱书、爱美、向往自由的又一性格侧面，对他又产生着一种积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愈到后期愈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一时期养成的性格特征使他敢于藐视困难，对未来充满着一种革命的理想主义。由于这些复杂的、矛盾的东西在他身上存在着，使得他对自由与光明带有不实际

的幻想，正是这理想与幻想促使他能够毅然舍弃可以轻易到手的安宁和舒适，勇敢地投身了革命。

1935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在河北天津的南开中学、山东莱阳的中学教书。其间，曾返四川万县一次并写作《还乡杂记》等散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怀着一种还不十分明晰但却十分强烈的责任感，回到了四川家乡。起初，他在万县师范学校教书，因编印《川东文艺》，发表许多宣传进步思想、抨击腐败现实的作品和文章而受到万县反动当局的通缉。故又转到成都第十四中学教书。在成都，他同卞之琳、方敬、朱光潜等人一起编辑发行了一个名为《工作》的刊物。刊物的宗旨是面向成都广大的大、中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组织和发表的文章大都富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痛快淋漓地揭发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和腐朽面，热烈地歌颂了青年中的一些叛逆和反抗的思想及行为。

1938年8月8日，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一起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间，在1939年春天，他和沙汀并鲁艺的部分同学一起，随贺龙将军到晋西北前线和晋中根据地。1944年至1945年1月，党派何其芳随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工作，他和刘白羽、付钟等同志在文教组，他分管《新华日报》副刊等方面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何其芳又被周恩来同志亲

自派往重庆做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7年3月返回延安。1947年10月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从10月30日起作为朱德总司令的秘书。1949年全国解放，何其芳随中央到了北京。在延安的十来个年头里，是何其芳在革命的熔炉里长期磨炼、改造的关键时期，也是他思想上、艺术上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他写了大量的诗、散文、理论文章，并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演讲。

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在北京马列学院当教员。1953年2月，组织上将何其芳调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以后改属中国科学院，他长期担任所长，并主编《文学评论》。

1966年夏天，何其芳同中国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1969年冬天，他同一些“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一道，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劳动，他被编在养猪班。1972年重返北京，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因在干校劳动时患脑血管硬化病，又因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一直劳累过度，想要夺回被耽误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引起胃部大出血，在昏迷中住进了医院。在住院的十来天中，虽然生命垂危，他想到的仍然是工作、出院、写作。1977年7月24日18时10分，何其芳同志停止了呼吸！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何其芳，在思想、艺术等诸方面均已成熟，而又是他的创作盛年，但是，他的作品问世则不多。从作家何其芳来看，实在令人惋惜。但是从理论家何其芳来看，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党交给的工作上去了，写作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章，他无愧于时代和读者。在“四人帮”垮台到他去世这短短的十个月时间里，何其芳的创作不仅数量上丰收，在思想和艺术上，也都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但是，时间给予何其芳的太短了。

早期的何其芳（去延安之前）在散文艺术领域中自创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这是因为他既写诗又写散文，他“觉得在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长不能说很荒芜，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说理的、讽刺的、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伤感的个人遭遇的告白。我愿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成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①何其芳在这一时期的散文集主要有三本：《画梦录》、《刻意集》、《还乡杂记》。从前两本散文集来看，由于他生活的空虚，思想的忧郁，因而多偏重于艺术上的琢磨。每一篇都象绘制得很精美的图案，其中有调和的色彩，精炼的语言，有带着辛酸味的闪光的哲理，有诗一般撩

① 《还乡杂记·代序》

人心弦的抒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我企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叙述着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伴随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动。正如以前我写诗一样入迷，我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费两三天的苦心经营，几乎其中每个字都经过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抚摩。”^①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思想情调大多都不怎么高尚；但是，在艺术上是称得上精美的。小知识分子的感伤情调，交融于精致的抒情画面当中，闪耀着一种诱人的光彩。对何其芳来说，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梦，使他回到了现实当中。《还乡杂记》是何其芳散文创作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他脚踏实地的在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跨步，也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跨步。而这一跨步，又是激发他奋争、反抗的新的开始。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流散着污秽与腐臭的都市走到乡下，旷野和清洁的空气和鞭子一样打在我身上的事实使我长得强壮起来，我再也不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或者墙壁做梦。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我的情感粗起来了。”^②何其芳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从某些方面来看，他还是一个被沉重的精神枷锁禁锢起来的青年，他比一般

① 《还乡杂记·代序》

② 《还乡杂记·代序》

人有着更深的精神负担。他从哀怨、苦闷到觉醒，是流着眼泪走过来的。他的创作，由消极的浪漫主义进入积极的现实主义。但是，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有着旧的残渣，他毕竟渐渐地从中解脱出来了。最后他下定了决心，同旧我决裂，奔向延安，投向革命。

何其芳到了延安以后，学习了新的东西，吸收了新的营养，极力破除和摆脱旧的影响，不断地作新的追求。在延安，他走向现实，走向群众，走向火热的斗争第一线。用新的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朴素、自然的优美艺术语言写新的事物，写群众英雄，写革命领袖，闪耀着新的光彩。他这篇刚到延安两个多月写就的《我歌唱延安》，就是他散文创作的新的起点，而且一经发表，就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和高度赞扬。

“延安有什么可写呢？延安只有三个山……”我们这民族的巨人毛泽东同志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间窑房里的一条小白木桌前，幽默地客气地微笑着向我们说，当我们告诉他想写延安。但是他接着很正经地，很肯定地，虽说仍是客气地加上：“也有一点点儿可写的。”

一点点儿？依据我两个月来的理解，依据我诚实的语音，这个形容词的正确解释应当是“很多很多”。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首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

——《我歌唱延安》

到了延安以后的快乐是何其芳所真切感受到的延安生活的基调，在这篇散文里到处都能找到他的快乐。他尽情地赞美延安的人和事、延安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何其芳与前期迥异的，语言全都不事雕琢，平实无华，是情感的真实的迸发。

何其芳对延安的感情是真诚的，从他1940年写的散文《一个平常的故事》中仍可以看到：“我是想经过它到华北战场去，我还不知道我自己需要从它受教育。我那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地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我举起我的手致敬。”

何其芳到了延安以后，在轻松欢愉的氛围中生活、写作、工作，感受到新的生命的开始。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文学系主任时，他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的讲课，深得同志们的欢迎。鲁艺的同志们回忆